

教宗本笃十六世

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讲解的教理

圣伯多禄广场

2007年6月13日

凯撒勒雅的欧瑟比奥

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

对古代的基督信仰的历史来说，区别首三个世纪与 325 年尼西大公会议 (Il Concilio di Nicea)，即第一个大公性会议，之后的世纪，是至为重要的事。而在这两个时期中间，则有几乎作为枢纽作用，一般称为「君士坦丁转机」：«svolta costantiniana»，及这转机给教会带来的太平，和巴肋斯坦的凯撒勒雅的主教欧瑟比奥 (Eusebio di Cesarea)，一位在当时的基督信仰文化的不同领域内，自神学到释经，从历史到一般学问，的最具资格的代表人物。欧瑟比奥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是基督信仰的第一位史家，同时也是古代教会最伟大的语言学家。

欧瑟比奥很可能于 260 年左右出生在凯撒勒雅，即奥力振从亚历山大里逃到该处避难的城市，奥力振在那儿开办了一所学校及设立了一间大图书馆。正是这图书馆内的藏书，于数十年后，培植了年青的欧瑟比奥。325 年，他以凯撒勒雅主教的身份，参加了尼西大公会议，并在会议中担当了重要角色。他撰写了「信经」，又透过与父「同性同体」 (*homooúsios tō Patrī*) 这程序，确认天主子具有完整的天主性。这端「信经」，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主日在神圣礼仪中所诵念的同一段「信经」。对给教会带来太平的君士坦丁大帝，欧瑟比奥是他的真挚景慕者，而君士坦丁大帝也尊敬和重视他。除了在自己的作品中歌颂这位皇帝外，在君士坦丁登基的第二十及三十周

周年纪念，及在他于 337 年驾崩后，欧瑟比奥都作了赞扬他的正式讲话。两三年后欧瑟比奥亦辞世。

欧瑟比奥，这位孜孜不倦的学者，在他那为数众多的作品中，提出要好好反省那三个世纪，即那三个生活在被迫害中的世纪，的基督信仰。有关这三个世纪的历史，他主要从收藏在凯撒勒雅那间大图书馆的基督徒和外教徒的作品中搜集得来。就这样，虽然他的护教、释经及教义方面的作品，客观而言具相当重要性，然而使他永垂不朽的，是他那十册《教会史 *Storia Ecclesiastica*》。欧瑟比奥是首位给教会编写历史的人，他所编写的这历史具有不能取代的地位，因为其中所记载的，是我们随时都需要应用到的原始数据。透过这「历史」，欧瑟比奥使得古代教会为数众多的事故，人物及文学作品，不致沦于湮灭。易言之，对认识基督信仰首三个世纪的历史，这作品是首要的原始数据。

我们或许会问，欧瑟比奥这部作品有怎样的布局，及他为何会写这样一部新的作品。在第一册的开端，这位史家仔细地列出他在这部作品中会谈及的课题：「有人提议我将宗徒的继承人，及自我们的救主在世的日子，直到今天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即那些在教会的历史内完成的重要事件写下来；包括所有曾经卓越地管理及领导了那些最著名的教区的人；及那些于每一个世代中，透过宣讲和著述作了天主圣言的传讯者的人；和于什么时候有些什么人，由于好新奇，以致跌入错误的深渊，成为那虚假教义的诠释者和推行人，并如凶猛的豺狼般，残酷地蹂躏了基督的羊群；……还有那些外教徒于何时和采用何种工具攻击天主的圣言；而那些伟大的人物，为了保卫这圣言所经历的流血和酷刑的严峻考验；以至最后到我们这一代的见证，和我们的救主如何以慈悲和宽仁对待了我们」(1,1,1-2)。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到欧瑟比奥触及不同的范围：他以宗徒的继承作为教会的骨架，然后是福音讯息的传播，各种错谬，之后是外教徒发起的教难及在教难中的伟大见证人，他们成为烛照这历史的光。而在所有这些事件当中，他看到救主的慈悲和宽仁。就这样欧瑟比奥成为教会编史法的滥伤者，这历史一直申延到 324 年，即君士坦丁击败李西尼 (Licinio)，被推举为罗马唯一的皇帝的那一年。这一年也是召开伟大的尼西大公会议的前一年，正是这个大公会议，将教会于过去那三百年间，在教义，伦理包括法律上所学到的，整理出一个「大全」：la «Summa»。

以上这段摘录自《教会史 *Storia Ecclesiastica*》第一册的引文，有一个肯定是故意造成的重复。在短短几行文字内，「救主」这个基督称号出现了三次，而且明显地提及「祂的慈悲」和「祂的宽仁」。由此我们可以明白欧瑟比奥编史法的思想的基础：他所写的，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历史，他在这历史中，逐步揭示天主对人的爱的奥迹。欧瑟比奥带着真诚的赞叹，承认「在全世界的所有人中，只有耶稣被称呼，被宣认，被认出为『基督』[即世界的默西亚和救主]，不论是希腊人或是那些蛮族，他们都记得这名字，而且直到今天，祂那些散布于全世界的门徒，仍然如帝王般尊敬祂，对祂的景仰超越一位先知，有如天主的真正和唯一的司祭般光荣祂；除了这一切之外，作为于万世万代之前就已存在的天主圣言：『罗葛思』，祂从圣父那儿接受了值得尊敬的荣耀，因此人们有如天主般朝拜祂。然而在所有事情中最特别的，是我们这些将自己奉献给祂的人，不但以声音语言，也以我们整个心神赞美祂。如此一来，我们是以自己的生命，作为对祂的见证」(1,3,19-20)。上面这段话呈现出欧瑟比奥的编史法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引导着整个叙述的「伦理意向」。这特性之后成为古代教会编史法的特性，对教会来说，历史的分析永远都不会以自己为目标，只是为了认识过去这么简单；而是决然地指向把人带上皈依的路，指向帮助信友活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生活。易言之，这分析成为我们自己的引导者。

欧瑟比奥借着这种编史法，热切地诘问每一个年代的基督徒，他们如何面对历史中世事的演变，特别是面对在教会内所发生的变迁。这表示他也在诘问我们，我们是怀着那一种态度面对在教会内所发生的事？我们的态度是好像那些只是带着好奇，根本漠不关心的人，或甚至更坏的，好像那些不惜代价要从这些事故中寻找惊人和引起恶表的事的人。抑或我们是好像那些 — 因为信德的原故 — 知道在教会的历史中，可以找到天主的爱及祂为救人所完成的伟大工作的记号，于是怀着一种充满爱，对奥迹开放的态度。若这正是我们的态度的话，那我们不可能不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鼓励我们要言行一致并慷慨地作回应；在鼓励我们要过一个更能为基督信仰作出见证的生活，以便给未来的世代，留下天主对人的爱的记号。

「有一个奥迹」，正如著名的教父学学者邓尼诺枢机(Cardinale Jean Daniélou)不断重复地说的：「有一个内容物隐藏在历史中…… 这奥迹所指的就是天主的工作，这些工作

在时间内建构起那个隐藏于形相下的真正现实..... 然而这个天主为了人而实现的历史，若没有人的参与便无法实现。一个人停下来默观天主所作的『伟大事物』这句话实际所指的，是人只能看到这些事物的一面。而面对这些事物的，是人的响应」(《关于历史的奥秘的论述 *Saggio sul mistero della storia*》ed. it., Brescia 1963, 182 页)。虽然已过了很多个世纪，可是凯撒勒雅的欧瑟比奥今天也在邀请各信友，也在邀请我们，要我们在默观天主为了拯救人类，在历史中所完成的伟大工作时，懂得欢喜赞叹。他亦以同样的热诚，邀请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事实上，面对一位这样深深地爱着我们的天主，我们不可能仍然无动于衷。从爱情的本质来说，以仿效所爱的那一位作为自己整个人生的目标，正是属于爱情的要求。就让我们努力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一个天主对人的爱情的明显痕迹。